

东江文丛 / 李勤 主编

银 河 出 版 社

李勤小说选

李勤 著

LIQIN XIAOSHUOXUAN

李勤小说选

李勤著

LIN XIAOSHUXUAN

东江文丛／李勤主编

银
河
出
版
社

东江文丛/李勤小说选/李勤 著

银河出版社 2008.5

ISBN 978-962-475-603-6

I 东…

II 李…

III 李…

IV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V. I 265

书 名：李勤小说选

作 者：李勤

出 版：银河出版社

地 址：香港铜锣湾邮政31130信箱

规 格：889x1194 1/32

印 张：12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962-475-603-6

定 价：36.00元



李 勤，笔名金竞、紫杉等，女，50年代末出生于广东陆丰。当过知青、教师、编辑，现在图书馆任职。广东省作协会员，惠州市作协副主席，惠州市散文学会会长。

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散文小说集《无言的情》、诗集《无缘的爱》、长篇小说《让梦延长》等多部文学作品集。曾获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等多项文学奖项，作品入选《中国当代青年诗人抒情诗选》、《广东青年诗选》、《2004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等。

总序

李勤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不错，惠州有着足堪自豪的文化储藏。远的不说，就是现代的廖仲恺、邓演达、叶挺、东江纵队等熠熠生辉的名字，也足以令世人仰视。到了当代，因了大亚湾核电站和壳牌石油，惠州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热土。在文化方面，各种报刊也如春花般应运而生，争妍斗艳。然而，世纪交替之际一阵飞沙走石，全市十几份报刊被连根拔掉，惟剩日报一根独苗。于是，经济热土同时也成了文化沙漠。惠州的文学作者长年找不到发表园地，流离失所。

2005年初，急于改变现状的市作协领导班子把我推上了副主席、秘书长的位置。但是，我这么一个不懂公关、不善交际的“半哑巴”，能为惠州文坛做些什么呢？苦思之下，我想到作为惠州第一个用电脑写作的作家，我应该以己之长打开局面。于是，在热心人阿南的鼎力支持下，我创办惠州作家网，接着开通惠州文学论坛，把绝大部分的市作协会员

聚集到惠州文学论坛上，并热心扶助文学新人。2006年，我又自告奋勇地执编《惠州文学交流》，启用论坛骨干组成编辑部，组稿、编辑、校对、发行，所有工作全都靠这些论坛骨干在业余时间义务完成。就这样，惠州文学论坛和《惠州文学交流》虚实结合，相得益彰，惠州文坛很快就呈现出绿意盎然的喜人景象。惠州文学论坛至今已有注册会员一万多名，收集文学作品近万件。许多停笔多年的作者因此重新开始，迎来第二春；更多的文学新人在论坛交流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这两年，市作协发展的新会员中，80%以上是惠州文学论坛培养推荐的。仅去年一年，就有四位论坛骨干成为省作协会员。去年，惠州市作家协会按体裁分类，相继成立小小说、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中外散文诗等七个学会，惠州文学论坛骨干会员更是实至名归地成为多个学会的领导人……

此刻，看着桌面上一字排开、即将付梓的《东江文丛》十三册书稿，丰收的喜悦荡漾心田，一个粗豪的句子突然蹦了出来——敢为天下先！

两年前，惠州文学论坛一周年之际出版第一本论坛作品集《网玉》时，省作协副主席谢望新先生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像这样将公开发表的网络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在惠州独一无二，在省内、国内亦属罕见。而由‘官方’主办、个人集资方式出版，也是首例。”那时，我们对此赞誉还有点愧不敢当。现在，当我们在惠州文学论坛三周年之际，还是沿用“由‘官方’主办、个人集资”的方式，出版《东江文丛》一套十三册时，我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放言：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当今社会，文学网站比比皆是，号称作家网的也数不胜数。但是，即使是中国作家网，也是聘请网络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作家坐镇其中。而像惠州文学论坛这样由市作协副主席亲任管理员、由市作协下属各学会领导担任版主，本市大部分作协会员实名制注册登录论坛发表作品、进行交流，并以论坛为主体编辑出版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主管的文学期刊，却是天下第一家！我亲自为一些不懂网络操作的作家在论坛上注册，从登录、发帖、回帖、跟帖到进行版面管理，一一示范，教会为止。如今活跃在惠州文学论坛的骨干会员中，有杨城、黄洁端等已退休多年的前辈老师，更有南木、阿樱、江湖海、邓东方等如日中天的文坛精英。我们冒着被网民盗用的风险，把自己的原创作品发表在论坛上，虚心听取意见，也认真研读别人的作品，提出真诚的意见，通过严肃、认真的探讨，求得共同提高。而这种严肃认真，正是别的网站所不具备的。这正是惠州文学论坛有别于其他文学网站、吸引全国各地作家、作者慕名前来之所在！

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让网络之林多一个文学网站。我们创办惠州文学论坛的真正目的在于：用最少的资源，为惠州营建一个文学家园。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要将这不可能之事变为现实！三年来，我和惠州文学论坛的骨干会员们，不是用金钱（因为我们是“穷文人”，少的就是金钱），而是付出心血、时间、甚至是健康为代价，换来惠州文学论坛这么一块文学净土。试想有哪一位作家，不是十分珍惜自己的写作时间的呢？时间就是生命啊。像我们这些

人到中年的作家、作者，社会的、家庭的压力都相当沉重，时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比金子还珍贵！但我们硬是凭着一股“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傻气和勇气，豁出来，从早到晚泡在论坛上，发帖回帖，灌水，管理版块——网上的垃圾广告帖，比田地里的野草还疯狂还难除。而进行网站管理，难免会招惹是非，因为我们是实名制的，弄不好就得赔上名誉，被那些闲得发慌的胡搅蛮缠者到处发帖骂个狗血淋头。这些看似无聊、浪费生命的事情，实际上正是维持一个网站的关键。一个论坛没人灌水，就没有人气；没有管理，就没有清静。而要既健康又繁荣地发展，就得有人甘愿牺牲。所幸的是，在我这个“大傻”的周围，有一群傻得可爱的热血文友，更有一帮热心仗义的朋友（他们并非文学爱好者，但却尽心尽力地在论坛灌水，任劳任怨地帮忙管理，无偿提供服务器、虚拟空间和技术支持）。因此，惠州文学论坛才能成为一个现实化的、纯洁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学家园。更加庆幸的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遇上了励精图治的市文联主席李景文、市作协主席苏方桂，正是他们勇于变革，打破常规，放手让我们去尝试，给予精神上、物质上大力支持，才会有惠州文学论坛花果满园的今天，才会有《惠州文学交流》健美壮实的存在，才会有这即将付梓的《东江文丛》。

《东江文丛》包括惠州文学论坛第二本论坛作品集《网玉Ⅱ》和十二位惠州作家的个人作品集。

《网玉Ⅱ》汇集惠州文学论坛近两年来五十多位活跃会员的原创精品，其中大部分作品已经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有些还入选权威机构选编的精选集并获得各种奖项，全

方位地展示了惠州文学论坛作家群的创作实力。这里边，有老作家的精湛之作，如陈幼荣的《感悟生命》、苏方桂的《我的五个文学老师》、杨城的《千年的歌者》、蔡楚标《大海断想》等；有精英作家的精彩之作，如阿樱的《分断雨水的夜晚》、邓东方的《梦幻缚娄》、南木的《船语》、陈雪的《中秋月》、牟建新的《冰雪天子山》、周小娅的《一地花瓣的诡秘传说》、李勤的《一路走来 恩师远去》和《归》等；有生猛新锐的精华之作，如林金旋的《街头巷尾》、陈树龙的《床头灯》、邓仕勇的《养蜂人蜜嫂》、望帆的《父亲》、陈树茂的《专家》、色色的《故乡的灯》、阿社的《磨擦》等；还有吕浩洋、仲诗文、云梦遥等一批后起之秀的作品，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五十多位作者中，老的已七十有余，少的还不足二十，老中青三代同堂，或睿智，或厚实、或清新，相映成趣、各有千秋。

十二部个人作品集，有一半出自省作协会员之手，另一半则是“处子集”。原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幼荣，非常难得的倾心文学，近年来已经出版多部文学作品，这部《廖仲恺与周恩来》（与廖金龙同志合作），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写的正是惠州人民引以为荣的革命志士。他们以其独到的修养和视角，给我们展示的历史画卷独具魅力、引人入胜。本人的《李勤小说选》共收入四个中篇小说和十一个短篇小说，时间跨度二十五年。开篇之《黑白》历时十年、三易其稿而成，被称为体现作家良心、振聋发聩的力作。最后一篇则是曾获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的处女作。全书十五篇按时间倒序排列，人们可从中追溯作家成长的足迹和心路历程。《花边集》的作者蔡楚标，是惠州市作协现任秘书

长，他在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广结人缘，百忙之中举重若轻，替不少作者写序，写评论，如今他将这些序、跋、后记、卷首语、开幕词等结集出版，真是五彩缤纷。黄洁端是一位文学、戏剧“双栖”才子，从事创作几十年，著作甚丰，他这部《清风明月》是一部文学、戏剧“双胞胎”，也是他将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尽显其雄辩、幽默的特长，读之如赴一次艺术盛宴。《绕过秋天》的林金旋，是走势强劲的新锐，去年刚刚出版诗集《静止旋风》，如今又推出这本诗歌、散文合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既激情又隽美的黑色旋风，是怎么激荡我们的心灵，又是怎么绕过秋天的！杨凯毅是“慢工出细活”、“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典范。他本来喜欢写诗，也擅长写散文、小说，却因为友谊或责任，不得不牺牲写作时间，来写文学评论。他这本《自相矛盾》，除几篇古代文学评论外，大都是评论本市作家、诗人作品的。其评论深邃、精辟，视角独到，观点独特，是非常难得的一部文学评论佳作。现为丰湖诗社副社长的牟建新，是惠州不太多的既热爱格律诗词创作，又能上论坛与大家进行交流的作家，《浪履集Ⅱ》是牟建新的第二本诗词集。他在电视台工作多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加之严谨的治学精神，所创作的诗词既严遵诗词格律，又富有时代的气息，值得品味。陈树龙、陈树茂兄弟俩，这次推出各自的小小说集《这事不能说》和《醒来之后》，兄弟作家成为惠州文坛耀眼的双子星。陈树龙的小小说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作品耐人寻味，笔下的人物阿六成为标志性形象，深入人心，作品也已冲出广东走向全国；陈树茂起步较晚，而且走的是平实的正统路子，追求朴实无华，以无招胜有招，却也修成正

果，陆续在小小说权威刊物《百花园》等报刊登堂入室。细心的读者，可以从署名仅有一字之差的两部小小说集中，欣赏到大相径庭的艺术画卷。邓仕勇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素材，虽然成为城市人已十多年，但还很好地保持了客家人勤劳、朴实的品格，《客家人》倾情地用朴实无华的文笔，抒写客家人的风貌、习俗，塑造了一批生动感人的客家人物形象。王伟民是感天动地的一个，身患重病，却在短短两年时间，就用他颤抖的手，创作了炙灼人心的几十篇散文和小说，《生命流动的声音》收入其散文中的最精彩的部分，写出身陷不幸者那痛切而敏锐的感悟，文字质朴，文风平实，却闪耀着奇异的意志之光。《道歉时代》的作者王仕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就在报纸副刊上小试身手，却因故一度远离文坛，去年下半年登陆惠州文学论坛之后，文心复炽，且呈井喷状态，几个月时间内，新作不断，题材多样，并打入《精短小说》、《芳草·小说月刊》等阵地，势头很猛。

如数家珍般检点下来，我为我们惠州有这么一个惠州文学论坛，有这么一个作家群而倍感自豪。是的，我们只是一些凡人，但我们所做的，却有着不凡的意义。像我们这种“‘官方’主办、个人集资”的出版模式，肯定会是各地文学机构极想仿效而无法实施的。我们并不富裕，但我们可以拿出半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来救助别人，可以倾尽平生积蓄自费出书，同时，我们可以不求回报、不计名分。每一个生命个体，或每一个生命群体，在浩瀚的宇宙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本来卑微的生命，因我们的清心寡欲而走近圣洁，因我们的潜修苦练而增加分量，因我们的无私奉献而闪

耀光芒。在这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世上，我们敢于吃亏，敢于受累，敢于挨骂，不怕被某些聪明人斥为“另类傻瓜”。让我们的论坛、刊物、作品以及我们自身，都从良知出发，以天命起意，不断超拔，成为不那么轻易被岁月之流冲走，而是越淘洗越晶莹的美玉！

是为序。

2008年4月20日于东江学府

本质是选择出来的(代序)

——从李勤中短篇小说看其创作者的艰难选择

杨凯毅

也许在某些本质方面，我与作者不无相似。

所以当我阅读李勤的作品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深层意思，我能一眼认出并细加思量。

大概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或者自己的思维习惯的原因吧，我经常會跟随作者的文字对作者在文字中或文字后的意图加以自己的理解：先是建构，之后又将所建构的全部加以一一解构。主要是因为懒惰吧，我的建构和解构特别是后者往往只是停留在思维的层面上而并未形诸笔墨。从这个角度讲，我的建构和解构根本上没有得到检验，真正有效的批评还没有达成。

真正有效的批评是在交流中不断碰撞才得以充分展开的，而一直到目前为止，它并未到来，或许以后也不会到来——我不知道，一切都要看机缘吧。

创作者和评论者的沟通总是非常困难，这不仅仅是文学界的通病，而且也是沟通虽然重要但其自身本来就是非常艰

难的，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异性朋友的双方，因为距离太近，深入的沟通交流更加几乎不可能。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其实仅仅代表了我自己，仅仅是我展读作品时对作品及其作者的建构和解构，作者未必赞同，读者未必认可，是否贴合文本也难以确定。

从某种角度来讲，选择（包括被选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恰恰是李勤这个中短篇小说选的一贯的和最大的主题，甚至也可以说是李勤整个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抓住这个本位，也就抓住了李勤创作的要害。化繁为简，我们从四个方面进入吧。

一、幸运的人还是不幸的人

如果最为极端，可以说：人生就是生受的过程，没有什么幸与不幸；如果稍为极端，我愿意说：人生是不幸的，是被丢弃的一场苦难。但如果不这么极端，而是回到世俗的层面和生活，那么谈论人生的幸与不幸也还是能够成立的。这样，成为幸运的人还是不幸的人，便被纳入人生的视野，而且往往成为人生的头等大事。

这个集子里，作者最为看重的有三篇：《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太阳雨》、《黑白》，这是三篇能够明显表现作者的创作身份特征的作品，我们就先从她的第一篇说起。

《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创作的时间是1984年，那时候有关存在主义的话题风行一时，作者又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思考如何选择爱情及其对象的时候。所以，在

在我看来，这篇成名作或许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有些稚嫩与陈旧，但在当时却是社会和个人的热点，带着这两者的烙印，作品表现出作者的思考能力和深度，也可以看出作者个人的心性内质和性格表征。“理想的爱情不可多得，这我相信。可是，爱情的理想却不可轻抛”，这样的实在话，今天不知道还有几个人会相信？“我不信，在这欣欣向荣的世界上，会没有我爱情之花盛开的时候”！这样的信心，不知道今天的作者会作何感想？三个男朋友作为三种选择的隐喻，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恋爱和婚姻的认真考量及其立场。如果我们把作者的现实生活背景考虑进去的话，这样的考量和立场所表现出来的选择性，其见识和胆量决非一般女性所能为——因为作者所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相当闭塞和守旧的地方。在那里，生活讲的是实在，重的是物质，而不是精神上的高蹈；是得过且过的随便，而不是宁缺毋滥的坚守。

如果从这篇成名作算起的话，李勤的创作是从思考个人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开始的。选择，在这里意味着避开不幸获得幸福。但是，幸福从来就不是唾手可得的，甚至也不是云开见月的；幸福也从来就不是纸上谈兵的不食烟火，甚至也不是众口一词的一厢情愿。所以，在接下来的姐妹篇——作者自言“写的是同一个生活原型，是同一事件的新发展”的《半截小说和一桩婚姻》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感慨：“啊！事情竟这样发展！……她，并没有邀请我参加婚礼！”作者真正的想法是不是如她的文面所说的那样，细心的读者或许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有所怀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并不是别人所能替代甚至所能想象的。小说结尾处作者写道：“难啊！做人难，写作也难”，

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立场上，这正好说明设身处地是多么的艰难。

《早春之夜》继续着《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中的坚持，但写法不同，而且似乎坚持者的现实身份也是不同的。学会拒绝或许是得到真正的幸福所必需的，这样的选择往往伴随着自身的困惑和别人的猜疑，需要接受双重眼光的审视。

《无心插柳》是李勤小说中少有的——我是说它的结局。“有些事情真是莫名其妙”，是的，比如幸福的来临。有些时候，有些事情，被选择是否带有更多的听从召唤的意味？更加的自然然而然？

在对爱情的思考中，《天意》和《炽情难绘》也是可以并读、值得一提的两篇。在这两篇中，选择和幸福的关系再一次得到形象化的描述——我之所以说是形象化的描述，是因为我觉得这两篇小说的“构造性”比较明显，很可能是属于“主题先行”的那种类型。《天意》写一场爱情的失而复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对当时某个社会热点话题的回应，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打算把它当成是表现作者女性立场的一篇作品来讨论的。这是关于女性的牺牲及其回报的问题，作者透过黎阳所提供的选择方式，是男性最为敏感和看重的方式，也是一般男性所无法接受的方式。罗冈在“成熟”前后对黎阳的不同态度，与其说是男性的成长历程，还不如说是作者在一番深思熟虑以后的结果和做出的选择。如果从接受信息和影响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罗冈最后的态度和选择是可取的。但如果有人读后认为所有的牺牲最后都能得到回报和谅解而恣意牺牲的话，那么不管是否是以牺

性贞操的方式，在我看来都不可取。成熟是必要的，宽容是应该的，但错误是需要防范和避免的，而且错误并不是表达爱意的方 式，更不是好选择。幸福不从错误中来。

《炽情难绘》(曾用名《爱情没有保险箱》)，却是写一场预设的爱情的落空，它应该不是一个应景的话题，而是一个长期思考的结果。我不相信作者自己的说法，作者把它看成是“对知识女性或曰女强人的爱情婚姻弱势现象的思考”。如果不从爱情生活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上来理解这篇小说，如果不从选择——比如到底是先爱情还是先事业的选择——出发来理解这篇小说的话，那就不能理解李勤在那个时候对个人生活幸福问题上的思考和述说。对于女性作者来说，恋爱、婚姻、家庭一直就是一个很难绕得过去的问题，而且往往是一个带有明显个体经验色彩的问题，当女性作者说自己一般化地思考女性问题的时候，其实往往只是借口。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炽情难绘》的悲剧性思考，同时认为其喜剧性处理是对小说震撼力的削弱。希望的尾巴，或许也是一种可能性，表达着作者的愿望，甚至还非常感人，但这已经超出了标题。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爱情没有保险箱”这个判断中包含了深深的悔意。事业成功并不意味着幸福。

我记得作者还有一个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让梦延长》，创作者对选择和人生的幸与不幸的关系的思考，在那里有着更为深入的展开。而近几年的小小说作品中，这一主题还在继续着。

告诉别人什么是幸福的人不一定自己幸福，告诉别人什么是不幸的人不一定自己不幸。李勤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选